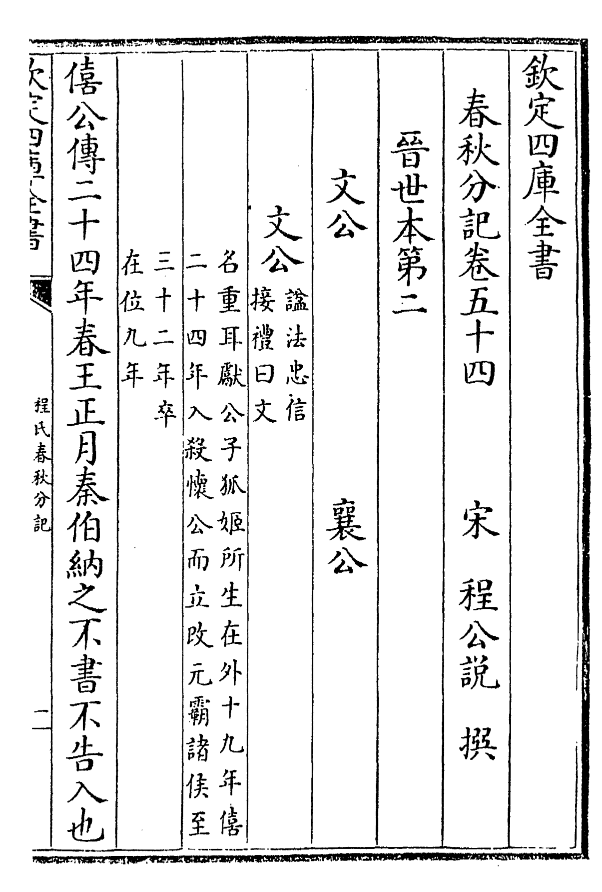


經部



春秋分記卷五十四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二

文公　　襄公

文公　諡法忠信接禮曰文

名重耳獻公子狐姬所生在外十九年僖二十四年入殺懷公而立改元霸諸侯至三十二年卒在位九年

僖公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才用切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

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公衣袂）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文公賢遍切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

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

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蘇轍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

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絶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豈非積之有厚薄故耶

傳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襄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遜秦師使之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

殺之于隰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鄀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劉器之曰晉文之請隧非欲眞請之也亦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奪之也且王室都洛而溫乃今溫縣也原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而左氏反稱其伐原以示

之信何也

傳二十七年冬楚子（成公）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昬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閔元年獻公作二軍令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縠本又作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

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

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

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將發曹冢）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事見二十三年）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

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以為已功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

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新注子玉取敗在此一句

呂祖謙曰子犯之在晉如管仲之在齊然未必一一皆是若使文公從子犯此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矣賴得先軫諫之以此見謀臣不厭多其後同秦圍鄭子犯又欲與秦戰賴文公不聽又以此見人材雖多亦須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喻晉軍盛若原田草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音古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

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巳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此是攻瑕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孫復曰晉文奮起紹桓尊周首帥四國之衆以破得臣于城濮功信美矣惜其不能遂帥諸侯朝于京師反以乘勝之師致襄王于踐土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

是故桓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没而不書焉噫孔子皆没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得臣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　六月晉人復衛侯元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新注魏犨顛頡同罪異罰猶有未能刑處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元咺歸衛立公子瑕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趙子辨疑曰左氏言非其地王者無外豈有畿外則非其地此但記所至之處不可别為義也又云以明德也按晉侯召王而朝之愈乎不朝耳夫子不以為罪以功補過此乃四勤之中未及於禮而

謂之為德無乃過乎

丁丑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

經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經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

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且貳於楚也秦伯聽燭之武言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傳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經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

始通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西師謂秦師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安衆心

襄公諡法甲胄有功曰襄名驩文公子僖三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六年卒在位七年

僖公經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秋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有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時文公未葬未得謂之先君故止謂之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文嬴文公夫人襄公適母）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音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夏狄侵齊因晉喪也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

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狄別種）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三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名列冬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子上救之楚師退舍遂歸詳見楚

文公經元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

傳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今晉亦不朝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伐晉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而正其疆

經二年春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詳見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喩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

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晁補之曰瞫之失右也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苟

自謂黠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哉

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無

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

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已巳晉人使陽處

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

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書士縠堪其事也

石季長曰内書公孫敖外書晉士縠政在於大夫可見矣垂隴之盟按左氏則公猶在晉處父在晉盟公公孫敖在鄭盟諸侯君弱而臣强可知也左氏貴士縠之堪事宜辯疑削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秦人伐晉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侯盟

經四年秋晉侯伐秦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

傳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逆旅大夫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月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

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經六年秋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陽處父至自温往年聘衛過温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趙盾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

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秋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所生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

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偪姞生襄公為世子故讓使在已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

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續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妻子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晁補之曰趙盾為政而賈季專立公子樂乃不討又擅殺陽處父亦不討僅得歸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於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無政莫甚焉

春秋分記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械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春秋分記卷五十五

宋 程公説 撰

晉世本第三

靈公　成公

景公

靈公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夷皋襄公子文七年嗣立改元至宣二年遇弑在位一十四年

文公經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

蔑奔秦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狄祖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

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在文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

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取衛地封之今并還衛夏秦人伐晉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在六年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

亡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勲

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九年春王正月已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穆王師于狼

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以其服於晉也秋陳及楚平

經十年夏秦伐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夏秦伯伐晉

經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傳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

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缺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蔺敏修曰河曲之役晉不欲戰以老秦師而士會乃為之謀卒侵晉入瑕嗚呼悲夫武子而忍為此

夫樂毅得罪於燕懼而奔趙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曰臣事燕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逃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介若毅者可謂知道矣

經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傳見

(內魯)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六年奔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音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壽餘子)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魏邑)履士會之足

於朝躡其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先往告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檛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别族復累之姓

呂祖謙曰其處者為劉氏此一句本無謂左氏之

文無閒句前後必有相應後面既無應所以見得是添入在前漢時如公穀皆有博士以授人此書故治得此經惟左氏則不曾立學官或是私家自習亦不得治此經亦如今世有儀禮而人不得自治是也後人欲此經行於世乃附會其說以漢姓劉氏至後漢乃置博士此亦陋見

公說嘗考左氏本末自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移書太常議遂止建武初陳元雖抑范叔

之議左氏得立學官既立尋廢肅宗降意儒術好左氏傳賈逵條奏謂光武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二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補益實多書奏始令逵自選諸生教以左氏然則謂漢儒增此一句以迎合時好者其信而有證矣

經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

弗克納傳見邾

石季長曰邾有成君晉欲變人之主非義也捷菑既庶晉欲廢人之嫡非正也書曰晉人人以疾之甚矣公羊大其弗克納則失之也傳之解晉人左氏一以為趙盾公羊一以為郤缺穀梁一以為郤克雖不同要之皆非微者故知書人為貶也明矣

傳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陳鄭宋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晉郤鈌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鈌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六月諸侯

會于扈傳見宋鄭

宣公經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又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公說論曰趙盾為政穿其猶子也則為卿河曲之戰成十二年秦掩晉軍穿追不及欲復追之而盾已有

獲穿之懼乃為之出戰徒然而退盾之黨穿委曲若此史駢欲薄諸河上此善謀也而穿及胥甲實止之乃令不用命之討獨及甲而穿不與同罪異罰何以為政謂不必薄諸河耶則甲無庸放謂不薄之為失機耶則穿何獨免靈公之昏而盾之擅於是可見桃園之攻此其兆歟太史書趙盾之弑君誅之嚴矣吾故要其始而論之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不入故不競於楚

經二年春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傳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屋霤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觸槐而死

柳宗元非國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廼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則固已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稱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盡乎斯言當矣抑又不知宣子寢門方闢盛服假寢麑退而嘆乃為之言其誰聞之其誰見之又寢門者宣子之奥

地寧無守閽以察姦者麑何為遽至彼乎此天下後世所以未能無疑也噫麑晉之力士勇者也勇而有仁心又知所謂忠與信者為人而死生享榮名然既曰力士果能文其所言如是乎愚恐左氏美宣子之賢侈鉏麑之仁以誣天下後世未可知也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

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

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蔭翳者）見

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

（靈輒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

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太史書曰趙盾

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趙匡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境言行未遂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境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妄附會為此言誣何甚不然則姦臣令人弒君身越境而還即無罪乎故當

辨情狀之邪正不合論越境與不越境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宫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屏季即趙括）

成公

諡法刑民克服曰成

名黑臀文公子母周氏宣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九年卒在位七年

宣公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經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經八年夏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為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經九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傳見鄭

傳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景公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名獳成公子宣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年卒在位十九年

宣公經十年夏六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傳見鄭

經十有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傳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經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退二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

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十一年伐陳討夏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音皮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荀首此師殆

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人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

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右曠切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

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潘尫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示不欲和以疑晉羣帥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感往矣感亦作憾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欒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畏乙卯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鄭玄曰屯守之車楚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郤克上軍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音墜）楚人惎之（惎教也其器切）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素口切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王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經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經十有四年夏晉侯伐鄭
傳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十五年春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詳見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初魏武子魏犨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犨子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

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郄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

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為魂魄）

趙同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獻于王）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經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

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穀梁傳曰魯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首傴故婦人笑之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

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

桓子賁皇自楚奔晉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

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

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武子子）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

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欲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成公經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經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取汶陽田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為齊敗於新築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感音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

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解張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

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許之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詳見

齊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郤克士燮欒書

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冬十一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能也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屬也於

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相禮）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　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罃父）故楚人許之王（共王）送知罃曰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
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
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
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
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
亦不任受德任音壬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冬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僭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

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傳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後十年附廁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盾之弟莊姬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冬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逭為福祭之明日而亡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驛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

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為于偽反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晉君不可不背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經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秋楚子重伐鄭　冬季文子

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鈞等也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七年秋楚伐鄭諸侯救鄭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

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

歸囚諸軍府為九年見鍾儀張本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欒書

帥師侵蔡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冬十月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

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氓詩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

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旱麓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徵其為亂夏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子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辟之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

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傳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秋鄭伯如晉晉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蒯敏修曰成者國之大事也國人願之大臣謀之卜筮參之君斷之使介行之玉帛將之鬼神誓之

七者具而後成可合也雖然猶恐有讒慝之口間之信不由中者敗之今也一縲紲之泠人可以望其久好也哉故辱國體一非宜使楚人輕我二非宜惜夫范文子知楚囚之為君子而不知國體事宜之有所不順也

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經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丙

午晉侯獳卒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歷六月六日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公子辰

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

劉敞權衡曰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六年晉殺

趙同趙括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巫云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肓鬲也心下為膏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 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

巫示而殺之將食張脹滿音脹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筏未反疑魯貳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春秋分記卷五十五

春秋分記卷五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四

厲公　悼公

厲公

諡灋殺戮不辜曰厲

名州蒲按應劭舊君諱議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作州蒲誤考之杜注亦云或作州滿滿蒲字相近則曰蒲者非也景公太子成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八年遇弑在位八年

成公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傳見魯

傳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

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傳見狄

傳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放勇切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使也隊

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兔罝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瀆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
罷盟于赤棘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
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為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

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音患）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趣秦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

弔蔑死我君新注謂輕蔑文公以為死無知矣寡弱也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鬭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文七年康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秦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稱尺證反）利吾有狄難（晉滅路氏）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古報反）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十一年）君又

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

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

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成肅公卒于瑕

傳十四年夏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衛侯饗苦成叔郤犨

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音嗣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

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求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

郤氏亡傳

經十有五年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遂侵衛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冬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經十有六年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

之于莒丘

傳十六年春楚子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夏四月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猶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修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

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壬夫）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

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音陣下同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 子反）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

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茍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元帥焉得專之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以射自多必以是藝死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

泥亦必死矣錡退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弓衣音叨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音妹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五嫁反）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石首為御當御君以退唐苟為車右當死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

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譜張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本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具餘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

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此用城濮例）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子反曰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魯邑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晉侯不見公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音似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荀罃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

反諸侯還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

溫季其亡乎（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經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四）侵晉虛滑公會尹武公單

襄公及諸侯伐鄭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呂祖謙曰鄢陵之戰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易見然楚敗之後君臣戒懼終始得全厲公一勝之後殺三郤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范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為幸使其加之講學必將見幾

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而已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冬諸侯伐鄭楚公子申救鄭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

嬖幸大夫

克之子

鄢陵戰欒書欲

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

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周晉襄曾孫悼公君楚王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　十二月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郤至厲公欲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

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亦嬖人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

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一作州滿 見上注）公如晉夏晉侯使士匄來聘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諸侯葬車七乘 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

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武子為景公大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士蔿獻公司空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　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

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朝于晉而請為昏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士魴來乞師十二月會于虛朾謀救宋也

悼公謚法中身早夭曰悼

名周大父捷菑襄公少子不得立號丹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成十八年迎於周立

之明年改元至襄十五年卒在位十五年

襄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見宋）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傳見鄭）

經二年夏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成公晉師侵鄭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憂齊叛　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

乃成

經三年夏四月公及晉侯盟于長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戊寅七月十三日據傳盟在秋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夏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

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軍尉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者華 祁奚有焉 裳裳

劉安世曰祁奚外舉其讎内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囚叔向叔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以七十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所載按晉世

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羣臣之可用者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羣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為正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戶郎切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

此也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伐許

傳四年冬無終子山戎國名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恠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家（一本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易輕土可賈焉一也以致反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經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傳見陳及吳

傳六年冬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

經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傳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厥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行露又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節南山）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宣子）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明）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楚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冬鄭及楚平范宣子聘魯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季武子曰誰敢哉誰敢不從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

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經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晁補之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

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争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而已)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半首十一年向戍求門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晉師伐秦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傳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五月滅之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商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大旗也題識也以大旗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卜桑林見音現祟見於卜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六月荀罃伐秦報其侵也秋九月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

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欲去之志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潁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

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十一年夏四月諸侯伐鄭六月會于北林師于向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

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薀年薀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詳見鄭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

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蘇轍曰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却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緩不與之戰卒以弊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音博磬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新注八年者從四年至十一年也五年會于戚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七年會于鄬八年會于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于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又會于蕭魚是爲九合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采菽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

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伐晉以救鄭己丑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詳見秦

傳十三年夏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

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謂成七年知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北山刺幽王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會于向為吳謀楚也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

師以進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弃之歸）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黶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匄子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

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不惰）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欒書）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大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欒長子盈朔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士魴子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時衛獻公出奔剽已立會而定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五年秋邾人伐我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溴梁張本鄭公孫

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春秋分記卷五十六